

惊险长篇小说

燃烧的海峡

混血女谍——丽娜·京子

〔日〕胡桃泽耕史 著

任国明 柳伟雄 晓军译

春秋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一)

1973年，昭和48年。

长期笼罩在美国青少年头上的沉重的阴云突然间烟消云散。3月2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彻底中止与越南的战争状态。

那些曾经担心在校期间不知何时被拉到战场、无谓地牺牲年轻生命而无法安心的学生们终于摆脱了恐怖。另一些在校期间出征越南的学生也重新回到了大学。

校园内恢复了生气。歌唱美好青春的青年男女们如痴如狂。随着战争的结束，年轻人心中又燃起和平的希望。位于南加里福尼亚的圣·奥匹茨堡大学沐浴着明媚和煦的阳光，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3月，丽娜·京子在当地的高中毕了业，4月，进入了圣·奥匹茨堡大学。比起中学时代，大学的服饰更加自由。在四季如春的这片大地上，年轻的男女大学生们一般只穿T恤衫和运动短裤。他们习惯于肩背教科书、脚蹬四轮滑行鞋进出校门。

大学校园相当大，约占圣·奥匹茨堡城的三分之二。据说，圣·奥匹茨堡城是随着大学建立而出现的城市。大学里的各门课上课地点不同，徒步无法及时赶到另一个教室，所以大家都穿滑行鞋。

看到女儿上学时的打扮，母亲经常叹息：“象什么样，

女孩子露着整个大腿，只穿一件透明的衬衣。”然而，穿着轻快的服装，奔跑在校园内，已成了丽娜的习惯。母亲在城里开了一家以大学生为主要顾客的餐馆，对年轻人的事情早已熟知。但是，当自己女儿也这样打扮时总想说上几句。

开学一个月，5月的气候使人略感闷热。丽娜把短裤的边向上翻，被汗湿透变得透明的衬衫里面的乳罩清晰可见。

母亲望着不断成熟的女儿，那高耸的胸脯，滚圆的腰肢，不由自主地说：“你呀，真是南加里福尼亚的傻瓜。”丽娜对此习以为常，说声“我走了，”就蹬着滑行鞋向大学跑去。

穿过城镇的中心路，越过由洛杉矶通往旧金山的海岸铁路的道口，学校的大门就出现在眼前。这时，着同样服装的大学生们纷纷拥入校门。

5月的阳光照在这些丰满、健壮的年轻人身上，人人呈现轻松、安逸的神态。在美国，大学考试并不严格，如果学习上相互帮助，所有学生都能顺利毕业。所以，大家没有紧张感。许多学生把大学当作欢度青春的理想场所。对于从日本移居过来的、经过奋发努力才在异国打下生活基础的第一代日侨来说，这种日子如同在天堂一般。这是在小餐馆中忙得团团转的母亲悦子经常把丽娜·京子说成“南加里福尼亚傻瓜”的原因。可是，丽娜不明白母亲为何唠叨此事。

在丽娜的班里，有来自墨西哥、南朝鲜和日本的留学生，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彼此间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仿佛体内掺入激素，都变得丰满、健壮了。大学的课程不多，大家显得很轻松。

“早上好。丽娜。”

一个面熟的同班同学向她招招手向前滑去。丽娜的身体丰满，四肢比日本人长，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是美国人。父亲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一直就职于横须贺的驻日美军司令部。悦子开始是他的情人，不久两人正式结婚，定居美国。1955年丽娜出生那年父母离婚。在母亲怀孕期间，白人的父亲似乎仍喜欢美国女人，与另一个白种女人同居并有了孩子。母亲得到一大笔“赔偿费”，离开丈夫来到圣·奥匹茨堡城，独自经营这家小餐馆。

在母亲的姓横田与名字京子之间，加上丽娜这一中间名字，是在美国出生为取得美国国籍的外国人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上午有数学和理论物理两门课。两个教室之间相隔500米，丽娜和其他同学一起，双手紧紧抓住背包带，蹬着滑行鞋过去。

一个名叫和枝的日本留学生，从后面跟上来接近京子用英语问：“京子，下午有什么课？”

“下午3点以前没有课。3点后有一节产业地理史……”

两人身体的巧妙地靠在一起滑行。丽娜接着说：“午休时准备到游乐场玩一会保龄球。”游乐场包括食堂、商店、电影院和音乐厅，甚至还有八条线的保龄球场和符合正式比赛的正规游泳池、老虎机等等。

来到理论物理教室前面，两人脱掉滑行鞋，换上运动鞋，站在一起。和枝说：“打网球吗？好久没玩了，说不定还能找到好伙伴呐。”

对圣·奥匹茨堡大学的学生们来说，体育锻炼不单是为了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结交朋友。在教室中认识的朋友

总归有限，这同该大学建立的目的“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乐趣，努力学习，与世界各国的人们建立友情”相违背。体育不分年级和学科，可以自由地选择对手。

在圣·奥匹茨堡大学内几乎所有的男女交往都始于体育锻炼。丽娜爽快地答应道：“行，那就打网球吧。”对她来说玩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掉产业地理史课之前的三个小时就行。同来美国后专门寻找男生玩的和枝不同，京子在这方面不大感兴趣。为了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她的第一学期的成绩必须挤入全班前五名，争取第二学期免除学费。

理论物理课结束后，京子简单地吃了点三明治和可口可乐，然后来到更衣室。几分钟后，京子身着网球专用的运动短裤、外套和短裙，手持拍子走出更衣室。

大学背后是一片山影隐现的原野，学校正面越过铁路，是学生们的宿舍、公寓，教授们的住宅以及专门为大学师生服务的商店街、茶馆和餐厅等。在生活区的前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大海。在这里虽然直接看不到大海，但空气中掺杂着海水的湿味，让人感到大海离得不远。

丽娜同和枝来到网球场，场地上空无一人，两人挑了一个位置最好的场地，来回对打，白球在空中飞舞，飘忽不定。

和枝的名字叫菊村。京子出生在美国，从小接受美国教育。在母亲严格管教下，虽能讲几句日语，但汉字只懂几个如小、山、河等简单的字。所以，京子不会写菊村两字。

和枝感到京子的日语发音很怪。当京子用日文写自己的姓名给她看时，和枝颇为惊奇。自那以后京子总是抬不起

头。

和枝在网球场上来回奔跑，把球急速地击回。

“呀，坏了！”丽娜没击到球。于是，她跑着去捡球。白球正好落在迎面过来的两个年轻人脚下。其中一个拾起球还给她说明：“你好。”丽娜微笑着回答：“你好。”当然，两人都用英语讲的。

两个男青年都是黑头发、黑眼睛，脸上经常刮胡须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所大学与美国其他大学不同，禁止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信仰者留胡须和长发。

刚才拾球的那位请求说：“我们可否一起打！”这时，和枝来到旁边。按往常惯例，和枝将把一齐运动的伙伴留到深夜。平时打完球后，和枝与伙伴一块去迪斯科舞场，然后去快餐店，最后或去对方的公寓或者把对方带回自己的宿舍。

不知和枝在日本读高中时是如何生活的，来美国后，她如鱼得水，为所欲为。大学里的宿舍都是独立的，出入自由，没有限制。即使带男人来自己房间过夜，也无人过问。相比之下，丽娜很不自由，母亲悦子对她管得很严。

母亲悦子出身于横须贺的一家水果商家庭。战后由于生活贫困只好作驻日美军的情妇。经过几年痛苦的生活后，她终于与所爱的男人结婚来到美国。但不久又被迫离婚。在法庭上，悦子对丈夫没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可当丈夫提出“她在日本与我结婚前向许多士兵出卖过肉体”时，离婚无条件地成立。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悦子为了不让女儿再陷同样惨境，于是过分地干涉和监视女儿的行为。和枝不可能了解这一内幕。

女孩子最初的态度非常重要。即使心里很喜欢对方，表面上也得装出冷漠的样子。不然就会被对方轻视，容易被抛弃。这是和枝经过多次实践所得出的经验。

两男两女正好两人一组混合双打。一旦组成对进入比赛阶段，相互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到胜负。自然在运动过程中双方的感情不断加深。与其他项目相比，网球更容易使人产生感情。所以，不能轻易地答应对方的要求。

两人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打量着对方，显示出“我俩可是品行端正的姑娘”的表情。

和枝的愿望是找一个细高个、白皮肤、金发男子，眼前这两位不符合她的要求。她冷冰冰地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想以此确认他们的国籍。刚才捡球的那个说：“我叫阿布杜拉。”“我叫哈桑。”另一个青年回答说。和枝似乎开始有点感兴趣，但她并不喜形于色，仍用同样的语调说：“好吧，一块打吧。”

越南战争使美国国力大损，从中东阿拉伯国家大量进口飞机、卡车所需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国家。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王室成员几乎侵吞了所有的石油收入。在阿拉伯各国中美元集中在王族手中。他们不知如何花这些钱。于是，蜂涌到伦敦、纽约等有白种女人的大都市，把价格昂贵的凯迪拉克轿车作为礼物送给仅同床一夜的女人，整日陷于糜烂的享乐之中。

另一方面，越战结束后，青年人和学生们松了一口气。然而，美国人的钱包变瘪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依靠父母生活的年轻人。腰缠万贯的阿拉伯留学生来到美国花钱如流水，在女孩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枝也加入了

这一潮流。她迅速地对眼前的两个阿拉伯青年作了比较，对个头较高的青年说：“哈桑，跟我一组吧。”京子无可选择地与阿布杜拉组合。

分为两组后，开始打球。在激烈的奔跑过程中，丽娜从短裙中露出运动短裤，两人相互配合追逐着白色的小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大概还没有象网球这样能够如此象征青春美好的项目。在蓝空中来回飞舞的不足五公分的白色物体成为融合两颗心的焦点。两对男女青年沉浸于激烈的比赛中，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两小时，动作更加协调，气氛也变得融洽。在胜负问题的惋惜和喜悦转变为连接两人的爱恋之情。

丽娜对阿布杜拉，和枝对哈桑很快产生了好感。四个人正打得起劲，但连续几个小时的剧烈奔跑使他们口干舌燥。这时，有一位老人象是特意为他们准备似的，送来了冰镇可乐及最近校内流行的一种味道很浓的饮料。老人看上去象是哈桑和阿布杜拉的佣人。对和枝和京子来说得到这种待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激烈运动后大量出汗身体特别舒服，而现在身边又有佣人陪伴，两位年轻姑娘倍感自豪和得意。

京子看看手表，时间已到两点半了，她急忙说：“我上课时间到了。”想结束比赛。

和枝用毛巾擦着身上的汗说：“别去上了。等一会儿咱们一齐去海边游泳吧。”

无论过一会儿去游泳还是去上课，目前对经过激烈运动的四人来讲最需要的是淋浴，冲洗身上的汗水。他们约好十五分钟后见面，分别进入了俱乐部两侧的男女浴室。

丽娜与和枝两人浑身发热，大汗淋漓，尽情地让凉水冲洗全身。和枝故意靠近京子，调皮地用手轻轻地摸一下丽娜

的胸脯。

“讨厌。”京子急忙躲着和枝的手。

和枝撒娇地央求道：“跟我一块去游泳好吗？我下决心准备去攀登悬崖，但一个人去不方便。”这句话中“悬崖”的含义，只有当地居民才能理解。

圣·奥匹茨堡有大约十公里长的海滨，海水不深，是个理想的海水浴场。这个地区全年气候温暖，3月至10月间都能下海游泳。海滨尽头有一处约一公里长被悬崖环绕的海滩。不知从何时起，这儿成了裸体主义者们的海岸。裸体主义者并不是一些特定的人。任何人只要越过悬崖之间的一条小路，就可在海岸游泳。大学生们对这一宝地十分感兴趣。下午的课结束后，他们分乘几辆运动车去那儿。在那里人们既不用交会费，也不必成为会员。去这一特定海岸游泳的人，出于对其他人的尊重，也必须和大家一样脱去所有衣服。如果一个人穿比基尼看其他人的全裸形象是不允许的。其他地方的学生一入学就会被邀去那儿。男女生对此无所顾忌。相反，当地的学生不敢去。原因是一旦让父母发现就会挨剋。和枝好象去过，但自己一个人同初识的男子一齐去，心里有点不踏实。所以，她想邀丽娜一起去，不料遭到丽娜的拒绝。丽娜说：“我不想旷课。下学期拿不到奖学金，凭我家的经济实力，我是无法继续上学的。”

“是吗？”讲到经济问题，和枝不好再说了。两人洗了十五分钟，冲掉身上的汗水，轻轻擦干头发，作了简单的化妆，又重新穿上T恤衫和短裤出了浴室。

刚才和枝与哈桑说过去海滨的事，哈桑又邀阿布杜拉一齐去。丽娜对他们说：“你们三位好好玩吧。我得去上课

了。”

对于和枝来说，只要能毕业，即使成绩最后一名，回日本后，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才女，脸上有光，有条件同豪门的秀才结婚。可是，丽娜·京子的前景并不乐观。作为美国人从美国大学毕业并不稀奇。

根据京子的家庭情况，母亲一人支撑全家，在城镇开一家小餐馆，这种背景在美国很难找到好职业。为进入纽约的大银行或者一流企业，只有取得好成绩才能如愿以偿。

丽娜蹲下，穿上四轮滑行鞋，朝下午产业地理史教室方向滑去。阿布杜拉从后面赶上来，并转过身熟练地倒滑着对丽娜说：“我送送你。跟你一齐去听课总可以吧？”

“随你便。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并不能因此就以为你成了我的情人或成了我的特殊朋友。我家境贫困，下学期拿不到奖学金，就得中途辍学，没有玩的时间。”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打扰你，也不会死乞白赖地要你成为我的情人。”

丽娜和阿布杜拉肩并肩地进入校门。三点十分前进了教室。在丽娜脱滑行鞋无意朝后看时，惊奇地发现刚才送饮料的老人气喘嘘嘘地跟在后面。这时，京子明白阿布杜拉的地位高于哈桑。老人从远处拚命跑来的样子既可怜又很滑稽。

大学教室中，教授讲课前一般先查学生的名册，但只要有空位置，其他人来听也是允许的。于是，阿布杜拉产生听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讲座的念头。无疑，他的真正目的不在听讲座，而是为了跟着丽娜。阿布杜拉紧跟着丽娜走进教室，教室里所有人都盯着他看。京子以为阿布杜拉初次来听讲座，所以，大家都看这个陌生人。其实不然，阿布杜拉一

进教室立刻让女同学围了起来。

“阿布杜拉殿下，怎么到这儿来了？”

“今晚带我去跳迪斯科好吗？”

“下星期一起去郊游好吗？”

那些平时以白种人自居、蔑视墨西哥和东洋男生的女生缠着阿布杜拉。

美国的法律注意到种族歧视问题，为防止种族歧视现象的发生，表面上制订了有关法律。白人汽车与黑人的汽车相撞时，处理结果肯定对黑人有利。每辆巡逻车中必须安排一名黑人巡警。尽管如此，现实中白人优越的思想仍根深蒂固。但是，与阿拉伯产油国和工业发达的日本相比，白人收入相对较低。那些以天生的白皮肤和金发为自豪的白人姑娘们则充分发挥她们的魅力，经常说“我可是与你们这些有色人种作为同班同学啊”，以此体现她们的恩赐。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从白人男朋友处得不到的奢侈的享受——乘豪华轿车去郊游，参加盛大舞会，得到高级女西服等礼品。在学习阶段，她们就露骨地追求那些东西，丽娜讨厌这种行为，暗暗决心决不成为那种类型的女人。

“你干什么都行……”丽娜想着，独自坐在自己座位上，翻开笔记本。可是，阿布杜拉躲开其他女生，径直坐在丽娜旁边。

“别为难我了。”丽娜明确的说。“漂亮的姑娘不是很多吗？”白人姑娘很爱忌妒。“……况且，我上学不是来玩的。”丽娜口气很硬。

“我也是抱认真的态度来学习的。我必须把在这儿所学的知识为落后的祖父的国家服务。”阿布杜拉略带委曲地

说。

“祖父的国家？”丽娜觉得这个讲法很可笑。这时上课铃响了，丽娜端正姿态，准备认真听课、记笔记。

迄今为止，丽娜只去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奥匹茨堡的学生街度过的。关于日本和欧洲的情况，从母亲和朋友们的谈话中略有了解，但对阿布杜拉的国家则一无所知。所以，她对产业地理史的课很感兴趣。通过听课，能够了解世界历史、地理以及世界各地生产的物资，相互间的关联、变化等内容。

丽娜的愿望是成为第一流银行的职员，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成熟，十几年后作为杰出的中年女职员，活跃于世界各地……这时，丽娜全神贯注地听讲座，把身旁的阿布杜拉忘得一干二净。

(二)

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铃木邀请六位朋友到他租借的公寓。铃木来自日本的名古屋。他父亲经营餐馆、汽车旅客旅馆及西餐厅等，拥有相当数量的财产。铃木依靠有钱的父亲，各种开销很大，一个人在美国租了有四个房间的独立公寓。美国把这种房子称为单套公寓，以有别于高级公寓和公共住宅。

丽娜和和枝是学习小组的成员。除了她俩外，还有一个绰号叫小猪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文子，来自东京多摩市，父亲是某个报社的部长。三个男生也是在日本颇富裕家庭的孩子。

这几个刚从日本高中毕业来美留学的年轻人英语基础差，听力不过关，上课笔记记不全，但他们的理解能力强。相反，丽娜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下老师的授课内容，可她却理解不了这些内容。于是，六人开始了相互弥补缺陷的合作。

铃木的住房条件好，几个人自然集中到他这里。两小时学习结束后，大家开始听唱片、吃点心，海阔天空地闲聊。这一形式可称为日本人的学习集会。

铃木与和枝跟往常一样简单地解答数学难题，京子佩服地叹了一口气：“真不知你们是怎么解答这些问题的。”

“可是，这些全是中学三年级的问题啊。”

京子认为和枝和文子并不聪明，经常叹息日本人可怜。可是，现在她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日本血统。她不由恨起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高大身躯中父亲的血统。

“那么，所有的学生都能做这些题吗？”

“也并非如此。即使在日本也有一半的学生能做。”和枝回答说。

“那么，不会做的学生怎么办呢？”

“不行的就自然淘汰。如果与这种人一起学习，大家都会受影响。上不去的学生集中到一个专门学校，学习好的学生继续升学深造。”

“是那样。”丽娜终于明白日本学校的做法。

在美国那种做法是不可想象的。大家按同一标准升级、上学。这时，丽娜觉得尽管自己的数学实力逊于日本留学生，但美国的教育制度仍值得夸耀。

学习小组前半部分时间由京子当老师。日本留学生在中学共学了六年英语。不知何故，英语水平很低。他们勉强能

够读写，但听、说能力较差。京子把当天的上课内容重新讲一遍，实际上，她并没理解。当她讲完后，由其他人反过来向她解释如何解答。

5月份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的学习会愉快地结束了。晚上7点至9点，两小时的学习复习了这星期课程的全部内容。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不严格，但每学期的学分很重要。每个学期的考试如果通不过，就拿不到学分。美国各大学都承认累计的学分。任何学生均可凭学分转学，即使连续转三四个大学，只要取得足够的学分就能毕业。

学习会结束后不久，丽娜提出要回去了。其实大家心里也盼着她早回。其他人早想开始享受来美国后才能得到的乐趣。

那乐趣是相互传递吸大麻。有人认为吸大麻既不会上瘾也不会中毒，少量吸一点对身体无害。大家想让丽娜也参加。因为她曾背着母亲偷偷吸过烟。可领头的铃木一直不让丽娜知道，更不同意让她参加。理由是“丽娜不行，她说不定还是个不懂事的处女。”

“难道她只跟铃木接吻？”和枝表示怀疑。

“吸大麻一旦进入虚幻状态，无论男女在性方面无所顾忌。只要有女孩不管是谁就将抱作一团。即使在别人前面也会赤身裸体地作爱。丽娜是我的女友，我不想玷污她。”

“哦，那么铃木君就可随意玷污其他女孩了。我可讨厌你这种人。”和枝愤愤不平地提出抗议。对此，铃木保持沉默。

学习结束半小时后，铃木用在国内买不到的、专供出口的日产豪华车送丽娜回家。

在美国，晚上女子不单独行走。丽娜家离铃木的公寓不

远，徒步仅需十分钟。不过，铃木送丽娜回家一般需要三十分钟。汽车一进入大路，铃木又重复那句话：“我不回名古屋。父亲的事业由兄长继承。我准备在美国经营汽车旅客旅馆和西餐厅，然后娶一个象丽娜一样的姑娘。”

但是，在铃木没明确提出想娶丽娜本人以前，她不想表态，只当与自己无关。如果铃木正式提出，则必须给予答复。当然，对于十八岁的丽娜，还不必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只要铃木不改变“象丽娜一样的姑娘”的说法，丽娜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月夜清新的空气通过车窗吹入车内。五月正是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好季节。今天铃木一反常态，一言不发。十分钟后车开到他们经常停车的地方。在夜幕中有一片黑色森林，森林中的停车点外面看不见。人们称这儿是“恋人亲吻之林。”铃木与丽娜在此停车的目的也是为了接吻。铃木倒车来到经常停的地方，等车停下来，铃木突然粗暴地紧紧抱住丽娜，并要与她接吻。过去的情况是十分钟后丽娜才投入他的怀抱，接吻仅限于表面接触，快临近分手时才允许深吻。那时，铃木的手隔着毛衣、外套抚摸丽娜胸脯，但往往被拒绝。可是今天铃木不等到那个时候就大胆地伸手，紧紧抓住乳房，连丽娜想拒绝的时间都没有。丽娜感到一阵疼痛，不由得向后仰，铃木的舌头有力地向里伸，差点让她窒息。好不容易把铃木推开，丽娜严厉地说道：“怎么回事？铃木，你想强奸我？”

丽娜所追求的是男女间自然产生的罗曼蒂克式的爱。即使没订婚，在男女朋友之间温柔的拥抱，轻轻地接吻也是允许的。但在明确决定结婚以前超越这一界限是绝对不行的。

铃木用力抓住丽娜的双肩，用哀求的口气说：“丽娜，我喜欢你，我快要疯了，别离开我。”

丽娜反而觉得惊讶，“铃木君，怎么了？我干什么事了？”问完，她拿出手帕擦擦刚才铃木不顾一切吻过的嘴唇。

看到铃木快要哭泣的表情，丽娜觉得有点可怜。她稍稍缓和了表情，等着铃木的说明。

“丽娜，我需要你。现在请赐予我一切。”

“我讨厌在正式结婚前干那种事。铃木，你不是了解我的想法才使我保至今日。如果，你硬要那样，我只好以死相拼。”

丽娜的坚决态度使铃木不再强求。这种时刻最好使男人的心平静下来。

“为什么？请告诉我。”她冷静地问。

“昨天，我在学校听说你找了个新恋人，而且是个可怕的大人物……”

“谁说的？我放学回家马上得干活，那有时间整天与人玩，谁这么胡说八道！”

“可是，校内传说纷纷，说你的新恋人是巴林王国的阿布杜拉殿下。”

“阿布杜拉殿下？那种大人物我……”刚说到一半，丽娜突然想起来了。

“原来那人是殿下……可是，和枝与那个阿拉伯青年一起去海滩了。另一个送我家，我就跟他再见了。”

“和枝她无所谓，不管让谁抱，事情一完就忘得干干净净，可你不属于其他人，如果让他人占据你心中的一角，我无法忍受。因此，我要得到你，取得你的心。”

“不行。以其他男人接近我为理由，想取得我的一切，这个想法不纯，我不同意。”说完，丽娜突然笑了起来。

“真有意思，那人原来是阿布杜拉，我早忘了。什么事都没有，你真傻。”

丽娜本想把送她到家的阿布杜拉请进家，但她不愿意让阿布杜拉见到只有六张餐桌的小餐馆以及驼着背、梳着高高头发、既当服务员又当会计的母亲形象，就与他冷冰冰地作了告别。自那以后一直没见过面。

“不过，让铃木君为我担心，是我不好。今天就好好吻吻我吧，但不许乱摸。”

长时间的接吻，得到心理满足的铃木又说：“从今以后不要跟那些野蛮人交往。”

丽娜拿出小镜子，仔细擦擦嘴唇，再涂上桔色的口红。她边涂边问：“那些人怎么是野蛮人呢？”

“这些人都在这里都装单身汉，回国后一人娶好几个妻子。”

丽娜惊奇地反问：“一个人怎么会娶几个妻子呢？”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即使在西斯科的军队中职位很高的父亲为了要白人姑娘，也不得不与母亲悦子离婚。不管地位多么高，连美国总统也不能娶两个妻子。

丽娜上小学时，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在小学女学生中传说，肯尼迪总统把妻子杰克琳丢在一旁，而把玛托琳·蒙萝请入白宫与其享乐。杰克琳一怒之下请马菲亚刺杀肯尼迪，想到这儿，丽娜说：“我不可能与那种有几个夫人的男子交往。我一听就恶心。绝对不会出现那种事，你专心开车就是了。”